

十六 劉銘傳

劉壯肅公，字省三，安徽合肥人，咸豐四年太平軍陷廬州，鄉人築堡自衛，其父爲他堡豪富所辱，銘傳時年才十八，憤甚，追豪富數里外手刃之，自是勇威丕著，而畏罪從官軍，克六安，援壽州，以功敘千總。

同治元年，李鴻章募淮勇援江蘇，銘傳率鄉團從至上海，號銘字營，招撫南匯降敵四千人，編爲勁旅，李秀成糾衆十萬，分水陸兩路來攻，銘傳力戰大敗之，乘勝攻毀敵壘三十餘處，論功以提督記名，迨曾國藩督師剿捻，主用淮軍，以銘傳勇冠諸將，令統軍北上解沐陽圍追北至諸城，日照，蹙之海濱，殲其衆，河流盡赤，東捻平，論功最，授三等輕車都尉，以病乞假歸。

西捻首張總愚，自陝竄河朔，畿輔大震，銘傳臥病在家，鴻章假朝命強起之，

又大敗西捻，總愚赴水死，西捻平，晉一等男爵，命督辦陝西軍務，旋引疾歸，論者鴻章平捻之功，銘傳爲最也。

二

中俄伊犁事起，朝議備邊防，急召銘傳至京，乃疏陳兵事，以築鐵路爲當務之急，鐵路一開，南北東西呼吸相應，無徵調倉皇之虞，無轉運艱阻之慮。故倡築鐵路者，銘傳啓其端也。迨法蘭西擾海疆，再起銘傳，以巡撫銜，督辦台灣軍務，銘傳以無兵艦，不利海戰，乃退守基隆，誘敵登陸，尋擊斃法軍官二，兵百餘，敵來益衆，冒風雨，跣足督戰，堅守八閱月，明年和議成，授台灣巡撫。

三

銘傳蒞任後，以兵制久敵，不饒給財用，無能革新，如是清丈田畝，賦收倍經額，進而築砲台，購火器，設軍械局，水雷學堂，興造鐵路，設電線，郵政，欲以

一島基國富強，用心亦良苦矣。嘗登虎尾砲台，東望日本，喟然嘆曰：『即今不圖，我爲彼虜矣。』已而，戶部奏請緩置艦砲，復嘆曰：『人方謀我，我顧以樽俎折之乎？』遂三疏求去，以後屢召不起。

銘傳以軍功起家，粗識之無，而幕府多文士，雅敬禮之。後改文職，益自謙抑，初學作小詩，後竟通詞翰，有大潛山房詩鈔，皆銅琶鐵板之音，非一般文士所及者。

曾國藩序其集云：『省三用兵能橫厲捷出，不主故常，二十從戎，三十而擁疆寄，聲施爛然，爲時名將，惟所向有功，未遭挫折，蔑視此虜之意多，臨事而懼之念少，若加悚惕戒慎，豪俠而具歛退氣象，尤可貴耳。余覽其詩卷既畢，因題數語，以勗勉之。』蓋寓規于頌也。